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十九 二十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宋稗類鈔卷十九

常熟潘永因編

博識第三十二

僧錄贊寧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有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陰雨則青燄夕起觸近則散何也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

結為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遽拜之曰掘之皆斷鎗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足求之如言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也朝廷皆歎其博識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

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血流掣韁却立鉉遺書問於餘杭沙門賛寗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毁惟漚以腐糟隨毁者乃是鉉斸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一丈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股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

江南徐鍇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猫事鉉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宣和中蔡居安攸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
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
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
董彦遠連徵數事皆所未嘗聞坐客咸歎服之識
者謂彦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呂徽之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
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
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

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亙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僧錄賛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有石落海

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隱而夜顯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一言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漉取和色欲日見者於日中晝欲夜見者於月下晝葢珠蚌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之下則受此之精於色各以時見理或有之也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

寛履輕衫携酒殽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
或平田間一茆舍有兒童讀書聲相君携策就之乃
一老叟教數村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
體氣調瀟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
不敢輒談李以晚渴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此不宜多
食號為五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
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
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

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鶡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耳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謂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禍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

三代為對遂無一人合者

宋子京用伏奉手畢南人謂筆曰畢因效之以為手畢

手簡宋謂爾雅簡謂之畢學記曰呻其佔畢

宋景文博學多聞著名當世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子京詩云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其用事如此又詩云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用楊淵五湖賦云連瓶抑鮓又詩云何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唐張弘靖云天

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丙者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魚以丙日出穴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酈善長云穴口向丙又引栢枝山中有丙穴穴大數丈有嘉魚嘗以春末游渚冬入穴故知丙穴之魚不獨漢有也老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

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

云櫻桃真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為下輩枇杷客作兒盛問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澁後甘下輩也枇杷肉少核大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大監旦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至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

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則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爲二端五疋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有愧色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多以古事詢之無不知者雖末學卑品應對不倦時人號爲杜萬卷性和易有懿行士論推之

餘杭能萬卷者浮圖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奥學
王巽公深所禮重一時儒者皆抱經授業師嘗喜讀
唐韻諸生長竊笑一日出題於法堂曰楓為虎賦其
韻曰脂入於地千年成虎諸生皆不喻固請之不説
凡月餘檢經史百家小説俱無見者閣筆以聽教師
曰聞諸君笑老僧酷嗜唐韻玆事止在東字韻第二
板請詳閲諸生檢之果見楓字註中云黄帝殺蚩尤
棄其桎梏變為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為虎魄後諸生

始敬此書又有云松液入地爲虎魄者唐李嶠詠魄詩云曾爲老伏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未知孰是然每見虎魄中蚊蚋數枚凝結在内信嶠詩不誣

魏收有庯峭就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短柱取其有曲折峻峭之勢耳言人之儀矩可喜者曰庯峭就乃用此事作詩爲謝曰高晏初陪聽鼓鞸清

談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庯峭不及淳于善滑稽

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德度容狂

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文潞公為相日赴秘書省曝書晏令堂吏視閣下芸草

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芸草之辟

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甚喜

即借以歸

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

二百年吏部葢謂南史謝朓於宋明帝朝為尚書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而荆公答之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竟指吏部為退之矣吏部文章日月光自然以吏部為退之但二百年不切耳

慶歷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及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父即為剖析辭辯風生文忠論春秋多

取平易而原父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

詼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父復忤韓魏公終不

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

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

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

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謚

曰公非先生人言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

閤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本末原父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對已而復追回令立竣報原父就坐中疏入閤事詳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歐陽公五代史李琪傳曰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

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内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便殿謂之起居琪以為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

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晏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

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

入閤琪皆不能正也

劉原父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刃以

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

莫能識原父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

龍雀者也鳥首盖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

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

惡夫印原父曰此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

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始大服長安李世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為寶下有刻字云天寳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父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寳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令安得獨爾耶取唐書示之無不驚歎李氏研遂不敢復出

酈道元水經注曰赫連龍昇七年於黒水之南遣

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梨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乃咸百鍊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坂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註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乃知杜詩有洗盞開嘗對馬軍

東坡嘗誦鬼詩有織烏西飛客還家不解織烏何義王銍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義

酉陽雜俎曰于襄陽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敝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迫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芹努牙織烏西飛客還家荒邨無人

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年劉歸襄州尋訪
舉人則殯宫存焉
打揲字見聞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彦明
書云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皆使揲字今俗
只使疊字誤也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
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鄰婦青唇之動桑間陋
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事聞神宗詢左右以青唇

事皆不能對乃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再三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鄰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君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為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鳩盤荼元老之強記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

杜詩云江蓮摇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

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齋已賦故引此事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但未知果出何經耳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黼罷相復職

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名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鐘事則劉夢得自武陵例名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踪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夢得詩語也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户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

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為不豫哉後蔡嶷榜登科終户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畧識字則識字豈易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包遜字敏道有六子名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肩留心字學特叩之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

宋人送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於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南北方結好故雖送别紀行之語畧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方虚谷以

為刴丹館名妄猜之言爾

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黄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黄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説者以為宫粧且以退為褪誤矣

少卿章岵嘗官於蜀持吳綾湖羅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黴潤吳湖帛色皆渝變惟蜀産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云蜀地商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煨之故帛成宜色然世之重川紅以為染

之良葢不知由蠶所致也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龎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左傳晉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人註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謂行李為行裝

非也

長安故宫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漶剥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寃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詞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寃也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竹箭為箭葢二物也今採箭以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於

用木爲矢而謂之箭則謬矣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筭髮以爲心多思慮所致葢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爲心役不能上廕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

易說卦巽爲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曰宣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爲是

衡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饑之對飽寒之對暖悲之對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對之此雖戲言

亦似有理又云向見鄉先生言關雎后妃之德註家皆指后為太姒非也蓋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為后乃自秦始耳

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支干原作枝幹後人省文以幹為干以枝為支非也

錢塘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

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葢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舉令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某官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嗟賞葢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昔慧日至
夾山夾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慧日云有个木上坐葢
謂拄杖也
山谷送曹子方赴閩漕詩子魚過印𧀞破山不但蕉黄
荔子丹子魚出於興化軍通應廟前字訛以應為印
或曰子魚以容印者為佳故王荆公詩云長魚俎上
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此說容可信也東坡詩
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然山谷於𧀞而云破山理不

可曉蠔有高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崖岸然故呼為山山谷謂之破山豈取蠔肉之謂耶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以為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為酒樓本名礬樓

物繞數年不用便忘之建興閒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晶小斧頭子在轎前至宣政閒方罷之後人遂不識此物亦不聞其名矣前人畫像有執者

今人呼墓前地為明堂伊川書為券臺南軒欲改之後

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

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衰日為臘故漢火德以午日為祖戌日為臘魏土德以辰日為臘晉金德以丑日為臘祭名雖同而祭日則異祖長生也終墓庫也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月七日道德臘十月一日民歲臘十二月正臘日為王侯臘

陸士衡兄弟產於崑山後人因稱兄弟為崑玉言其如崑山之玉也

宋稗類鈔卷十九

宋稗類鈔卷二十

常熟潘永因編

詩話

作詩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顔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撑拄如屋

之有柱榦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世譏馮瀛王道依阿詭隨不能死節嘗考贇其生平行
事亦多侃侃不顧避虎王荆公雅愛道謂其能屈身
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富文忠公稱以為孟子之所
謂大人其所作詩雖淺近而多諳理今附錄之詩曰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又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

歸真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悉必知有使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使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避處凉風清冷幾時來上曰蜀民望王師也又考兦臺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咏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

中相因是堯夫為昊所擯知蜀主國柄隳紊生民肆
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
以是知此詩乃堯夫非朱山長也清冷二字不逮消
息遠甚

曹衎衡陽人太平興國初石熙寧出守長沙以衎所著
野史繳薦之因得召對袖詩三十章上進首篇乃鷺
鷥貧女兩絶句蓋託意也鷺鷥云波瀾靜處立身孤
氄雪攢霜腹轉虚盡日灘頭延頸望能消大海幾多

魚貧女云自恨無媒出嫁遲老來方始遇佳期滿頭白髮為新婦笑殺豪華年少兒太宗大喜召試學士院除東宮洗馬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

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
高易斷䰟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
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
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巂州哭江為云廢宅寒塘水
荒墳宿草烟花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
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門繞松庭露濕衣湘江舟行云
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
老落遲桐葉雨聲寒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徳間隠士朴居鄭州野居陜皆號能詩朴性僻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出適遇之者無不驚

蜀人魏野隠居不仕宦喜為詩以詩著名卜居陜州東門之外有陜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繞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别州山最為警句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

都名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貌而舉止生硬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罇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陜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招隱人隱人謂野野有子名閑亦有清譽

魏野嘗從寇萊公游陜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游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

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野贈

公詩有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公七月十四

日生故也又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寇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句深入唐人風

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前趙

渭南韋蘇州之類然富貴之時所作詩皆凄楚愁怨

嘗為江南春二絶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

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曰

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謂深於詩者盡欲慕騷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則不無殊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南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為警絕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竄已兆於此矣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為詩後與曾致

堯倡酧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已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余每咏吟富貴不

言金玉錦繡而唯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公嘗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公之佳句宋莒公皆題於齋壁若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尋啄木藏身處閒見游絲到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之類莒公嘗謂此數條使後之詩人無復措詞也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洛陽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無幾又使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無跡鳴蛙只廢聲凄凉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游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强對且如無可柰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又薦

館職遂躡侍從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有一絶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𥘵䙡姓名曰果吾學士葛敏修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獘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歡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

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宗朝當時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為時膾炙莒公詩云一夜東風拂苑墻歸來無處剩凄涼漢皇佩冷臨江濕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獺髓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云墜

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欲飛更作回風舞
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微
香可憐舞意傳雙蝶盡委花心與蜜房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者九人劒南希畫
金華保暹南粤文兆天台行肇洋州簡長青城惟鳳
江東宇昭䖍眉懷古淮南惠崇九僧詩極不多崇列
長安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為時所稱崇
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畫史紛

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荊公詩云爾

僧惠崇不但繪事精妙詩句亦清遠有氷雪松霞之韻嘗作句圖書其所最得意如嶺暮春猿急江寒白鳥稀掩門清桂老出定白髭長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空潭闘鹿飲跡樹見僧行磬斷虫聲出峯迴鴈影沉繁霜衣上積残月馬前低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残月楚山曉孤烟江廟春松風吹髮亂巖溜濺棋寒雲残僧掃石風動鶴歸林禽

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
地遥羣馬小天濶一雕平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
青地形吞蜀盡江勢抱蠻迴露下牛羊靜河明桑
柘空霜多秦木迥雲盡漢山孤夜閒潮動舸秋迥
月臨城葉落風中盡虫聲月下多扇聲猶泛暑井
氣忽生秋湘雲隨鴈斷楚路背人遥關河雙鬢白
風月一燈青松風傳夕磬谿霧擁春燈圭竇先知
曉盆池别見天孤雲還靜境遠籟發秋空古戍生

烟直平沙落日遲來時雲擁衲別夜月隨筇古木

風烟盡寒潭星斗深

梅堯臣以詩名家歐陽脩與為詩友自謂不及堯臣語

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

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

後為至也

歐陽文忠公嘗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

句以為語新而屬對親切郭索蟹行貌也揚雄太玄

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鉤輈鷓鴣聲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荆公金陵詩云紅梨無葉庇華身黄菊分香委路塵歲晩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陳蒼官松也青女霜也楞嚴經云當横陳時味如嚼蠟以言道人處世間雖有慾而無味也葢荆公自謂如蒼官自保但青女横陳不能已耳此言近於雅謔殊有深意又云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横陳

王荆公嘗題一絶於旼扇云白馬津頭驛路邉陰森喬木帶漪漣斜陽一馬匆匆過夢寐如今十五年本集不載

王荆公見道傍大松人取以代燈因賦詩云虬角龍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公自註云松意尚不願採於匠石充棟梁之用况肯區區與螢爝爭明於頃刻間耶

王荆公詩蕭蕭摶黍聲中日漠漠舂鋤影外天摶黍鶯

春鋤鷺也

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詩多新意丞相荆公過金山寺於壁間得長篇讀之反覆諷咏問知功甫所為由此見重最愛其兩句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又曾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黄鸝三兩聲公乃命工繪為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酒鍾并圖遺之

王禹玉寄程公闢詩云儕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䩺照

東西樂府六幺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盃其對甚

新

香泛釣筒萍雨夜緑揺花塢柳風春舒亶信道詩也信

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動

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弄

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

皆警句也

劉莘老丞相和王定國雪中絶句云衰安只有高眠興

謝眺空餘後會難十萬健兒春癉近飛花宜過海南山定國云公無乃學歐陽公耶葢晏元獻為樞密使時西師未解嚴會天雪陸子履與歐陽公同謁之晏置酒西園歐即席賦雪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邉兵晏由是啣之語人曰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令公宴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劉和詩時正元豐間朝廷方問罪安南故定國援以為戲

東坡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題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而慧頗知書坡亦每顧之終未嘗獲公賜至公移汝將祖行酒酣琪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熟視久之令其磨研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譚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撤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

盡醉而散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為之對曰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

子瞻渡江和介甫游蔣山詩介甫指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乃唐人得意

句僕安能道此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無功無功日盜大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邦直來謁東坡因戲笑言承示此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僥地事元豐三年東坡下御史獄嘗供此詩云本爲龍神慵惰不爲天行雨却使

人心怨天公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却使人心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職事也

吟哦傲兀仰晤巖月遇嶽迎崖銀刓玉戲黿鼉𪔁喁雁鶩嵲屹卧玩我語聱牙岋嶪右江行見月四言也江郊璁龍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悦之布席開宴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言詩也皆東坡作而本

集不載

東坡元祐末為禮部尚書夢人送喜雪詩云是王仲至所與覺後惟記一聯仲至因足以成章云曉雪誰驚是後時土膏方得助甘滋歲功已覺三元近春事何憂一覺遲此一聯乃得於夢中者不著寒梅容觸冐半留紅杏惜離披神交彼此無勞辨更為公題述夢詩

動地隋兵至君王尚晏安須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寬樓

外峯交白溪邊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倚欄干廬山王元甫紹聖間敕賜高尚處士所作景陽井詩也東坡嘗跋云予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予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羽邀求謁之元甫云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

谷十月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荆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閒人眼界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

也顧况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拔而立意精確如荆公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如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悮喜朱顔在一笑那知是醉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山谷黔中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有云人得遨游是

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成之更有山園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之句亦不讓前聯也

退之有詩贈同游者喚起牎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曰余兒時便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陜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晩偶憶此詩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况其大者乎葢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鷁之旨催

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

晁説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雖作牆東客疾病猶存研北身上句用避世牆東王君公事而研北身乃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研北又云長䟽研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人研北諸生葢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有類乞兒搬

漆碗叔原戲作詩曰生計唯兹碗搬擎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顔瓢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墦間乞終甘澤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為袍儻受桑間餉何堪井上螬綽然真自許噂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王仲至與秦少游謁恭敏李公飯於閑燕堂即席聯句云黄葉山頭初帶雪緑波尊裏暫回春 欽臣 已聞壁

月蹔枝句更着朝雲暮雨人䩄老媿紅粧翻曲妙喜逢佳客放懐新欽臣天明又出桃源去仙境何時再問津䩄仲至使遼回謁李公席中賦詩云窮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黄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李方叔嘗作寒食詩云千株蠟炬出嚴闉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

孫思叔題貧樂圖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婚兒亦骭

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氷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頻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韓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益子蒼自館職斥守分寧縣時也子蒼有館中詩最為時所推故商老有

黃葉之句云其全篇云朔風吹雪晝多陰日暮擁階黃葉深倦鶻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還相覓（王荆公詩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與老無期稍見侵（劉賓客詩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游宦衣冠少時事病來無復一分心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巢於喬木之巔後賦所謂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中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已去作詩示何次仲迂叟云緩尋碧竹白沙游更挽藤梢上上頭

豈有危巢尚棲鶻亦無塵跡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去眷戀羣山為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滿江樓次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溪上不驚鷗蟹嘗見水人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詩皆及鶻巢皆推賦而言也

農桑不擾歲常登邉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此詩題於仁宗寢宮不著名氏韓

子蒼表出之

趙明誠在建康日其妻李易安每值天大雪必戴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爲事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於小白團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侍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薦鄰居太學生既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睿裁云何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

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緣此意足句以續於扇

續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下徑使造廷賜

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八珍

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南一點酸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

徽廟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

墻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

出以示康紿璫入取敎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

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柰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與之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檜當國伯可乃傅會求進擢為臺郎嘗與檜對局格天閣下檜戲曰此卒渡河是爾將軍之疥癩伯可徐應曰今皇御極視公宰相如腹心

檜大喜撤棊酣飲終日而罷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餽遺

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甚陸請

見不出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

陵廟一絶云東風吹草緑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

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

賞再四即命相見待之如初

諫議大夫宋文淵齋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流出

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玉女怨春風睢陽道中云竹溪噎絶雨才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向來松檜喜無恙坐久忽聞南澗鐘隱隱脩廊人語絶四山滴瀝雪鳴風

靖康末金人欲立異姓齊愈書張邦昌姓名示人後為李綱所誅

辛稼軒觴客滕王閣詩人胡時可通謁閽人辭焉呵詈愈甚辛使前曰既稱詩人先賦滕王閣有佳句則須坐即題曰滕王高閣臨江渚衆大笑再書云帝子不

來春已暮鶯啼紅樹柳摇風猶似當年舊歌舞迺相
與宴而厚賙之
山陰陸放翁務觀之出也韓平原實招致之所作南園
閱古泉二記時雖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故平原敗
而猶得免禍其題武林詩皇輿久駐武林宫汴洛當
時未易同廣陌有風塵不起長江如練水常通樓臺
飛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六十年間幾來往都
人誰解記衰翁臨安春霽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憐

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今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布衣莫動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家

劉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唯一實共以為笑忽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鑪紅枉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衆咸喜之

劉山翁汝進漫塘幼子學問宏深文字典雅與客

九日游龍山以塵世難逢開口笑分韻山翁得口字云縱步龍山巔放舟龍湯口羣然雁鶩行雜之牛馬走我拙不能詩我病不能酒試問賞花人還有菊花否衆服其工 漫塘潤州金壇人

山谿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二十年布衫潤袖裹風烟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

有良家女流落可歎者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

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説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緑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户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閲有一人題詩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

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説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漢陽郎官湖春日四絶句其一兩山收雨晴平沙遮斷

溪梅隔水花留得烟林作圖畫依稀松磴有人家其

二空山玉蕋照瓊瑰到處尋花共往回欲識春風最

奇處試來同看雨中梅其三朦朧花影月黄昏著意

春風入酒痕知是江梅喜佳客倒垂花蕋照清尊其

四十日春陰到水亭水邊楊柳一時青梅花過盡桃

花惡乞取山礬入淨瓶尚書郎李祁蕭遠謫漢陽酒

稅時所作也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寓於襄陽府光孝寺有一人題詩於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踪跡大網王粲傳情懐小様杜陵詩脊令信斷雲千里烏鵲驚飛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為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令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

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闘計垤鳴東山鸛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鵝與豕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引用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

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為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全玉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聊復效尤亦作十絶憶行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窣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憶坐曰椅上藤花䦨面平繡裙斜綽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履貪工不肯行憶飲曰綠蟻頻催未厭多怕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

衫浣别有風流上眼波憶歌曰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晴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抬憶書曰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楷碧窗明袖紗密掩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憶博曰小閣爭籌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欹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葱出注遲憶顰曰漫注橫波無語處輕攏小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别離憶笑曰從來題目值千金無事羞多始見心乍向客前猶掩斂不知已

覺鈿窩深憶睡曰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裙玉簟涼漠漠帳烟籠玉枕粉肌生汗自蓮香憶粧曰宫様梳兒金縷犀釵梁氷玉刻蛟螭眉間要點雙心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進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彦章為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黄張晁秦等請為科禁何清源至

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
毘陵士人姓李氏家有一女年十六能詩甚有佳句有
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
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
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
亂此心元自不由人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
別察即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用精切士子無能

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御極醉巫山側聯吟嘶管清他年為舜牧叶力濟蒼生

題古有絶唱者諫議錢公昆題淮陰侯廟曰築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尚書張公方平題徐州歌風臺二絶曰縱酒疎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尊前一曲大風

辭才如信越猶俎醢安用思他猛士為陳文惠公題華清宫朝元閣云朝元高閣逈秋毫無隱情浮雲忽以蔽不見漁陽城楊至質題茅山詩曰玉肺空浮已字山五門不鎖洞天寛紫花可餌秋尋术紅焰難埋夜見丹畫得一牛方水草飛來三鵠各峰巒仙踪寂寞高風遠誰為先生指額瘢楊誠齋題淮陰侯廟壁二首其一曰來時月黒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

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鴻溝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斃愁無益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空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陳留風俗傳云小黄縣者沛地之黄鄉也沛公起兵

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於梓官其浴處有遺髻故謚曰昭靈夫人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曰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涴綠苔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

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宫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瑞麟香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翻雨滴甲樓東夢游黄閣鸞巢外身卧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初日上起來簾幕杏花風此僧仲殊之詩也王左丞安中守平江日會客仲殊與焉繼以疲倦先起熟寐於黄堂中不知客散及覺日已曈曨矣王因罰以此詩始放去瑞麟香安中家所造也

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如晩天移棹泊垂虹閒倚蓬窗問釣翁為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風人之體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緑蓑衣詠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其詩曰鬓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䎘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倚綿假温推擁背借力杖

搭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唤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宴坐贏凭几乘騎困嚲鞭頭摇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却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屐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氊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獻喜磬

聲圓食罷羹流秩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
相延褁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
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
教鐫客到唯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灶壁晒艾曝
簷椽怒僕空睜眼嗔兒謾握拳心驚嬾蹴踘脚軟怕
鞦韆局縮同寒狖摧頹似飽鳶觀瞻多目眩牽動即
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箋已閒捐几杖寧更佩
韋弦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

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漸漬齯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斌磚好生焚鳥網惡殺拆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騰狂顛

路德延儋州巖相猶子也為朱友謙書記友謙禮待不優作孩兒詩以刺之友謙大怒沉之黄河其詩云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唱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趂輕烟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鶯雛金鏇繫猧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

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
依蒼鶻累袖學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
頻邀壽花揷時乞繡針穿寳匣箏紅豆妝奩拾翠
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氊展畫趨三聖開屏笑
七賢貯懐青杏小垂額緑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
汚錦涎倦書饒婭姹憎樂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
衾鳳結纒桔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簫拂魚鈎動
箏推雁柱偏棋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鐫惱客初酣

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尾探雀徧樓椽抛果忙
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榾柮朝聚打鞦韆折竹
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碓相效放風旋旗
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
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
連鬬草當春徑爭毬出曉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
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
捉鳴蟬平島跨蹻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

雪屐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徑斸蜂穴繞階填樵唱迴深港牛歌下遠川壘材為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磚忽昇鄰屋樹偷上後池船項槀稱師曰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徳勸爾減狂顛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於庭邀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既見款甚將别出

小碧箋書詩為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緑楊枝

李漢老建炎末自簽樞密遷右轄未幾遷知院前後二三月而罷因為梅詩以託意云經霜歷雪忽開遲風笛無情抵死吹鼎實未成心尚苦不甘桃李傍疎籬

宋稗類鈔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二十二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于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宋稗類鈔卷三十一

常熟潘永因編

詞品第三十四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

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盧陵羅大經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海陵因此役而見戕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

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此論甚快

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大江東去柳學士却著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為之撫掌優人之言便具褒彈胡致堂之論則曰詞曲至於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耆卿為

與臺矣然世必有知言者

柳永字耆卿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聲傳一時舉進士登科為睦州掾永初為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使作醉蓬萊以獻語不稱旨永亦善為他文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為已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

飲處即能歌柳詞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辛稼軒以詞名守南徐日每燕必命侍伎歌其所作尤得意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

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容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時相臺岳珂預坐年少勇於言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古今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為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

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岳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余痼乃改其語日數十易屢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

辛幼安摸魚兒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筭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悞

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烟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然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終不加以罪可謂盛德也矣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亭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

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金人追
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
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北固亭懷
古永遇樂詞寄丘宗卿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
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
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
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黃北顧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

寺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又自述賀新郎云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

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

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

是情與貌畧相似一尊搔首東牕裏想淵明停雲

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

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

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自序云邑中園亭皆為賦

此調一日獨坐停雲水色山聲競來相娛意溪山
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彷彿淵明思親友之意
云數詞俱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
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劉過字改之廬陵人能詩詞酒酣耳熱出語豪縱嘉泰
癸酉寓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
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倣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
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

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横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踈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竟邀之去館燕彌月賙贈千緡改之竟蕩於酒不問也嘗以此詞語岳侍郎倦翁掀髯有得色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

見鬼症耳一座為之嗢噱改之尤好作沁園春黃子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闋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折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蕊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

草行書後黄知為劉所作厚有饋貺壽皇鋭意親征大閲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為殿巖從駕還内都人喜見一時之盛叹之賦一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遥望翠華馬去似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笑韜鈐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魚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横披䂍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邉城氣吞漠北慘淡塵沙吹落日中興事看君

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餉劉亦踰數十萬錢又寄孫季
和云問信竹湖孫自號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呉山越
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為莫是秋來未能忘
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閑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
人生了事成癡笑世上終無真是非看雲臺哭亢無
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跡兩梧桐徹雲河漢鍾
毓山林無限悲山陽縣問昌黎負汝汝負昌黎又嘗
賦賀新郎與一老娼云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

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
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踈雨秋風戰
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裝殘翠蛾狼籍
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柰愁多酒淺但託意
焦桐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凄怨雲
萬疊寸心遠

劉改之赴試别妾天僊子云别酒醺醺渾易醉回過頭來
三十里馬兒不住去如飛行一䟎䡾一䟎斷送殺人

山共水是則是功名終可喜不道恩情拋得未梅邨雪店酒旗斜去也是住也是煩惱自家煩惱你曹東畝赴試步行戲作紅牕迥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厮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上轉得官歸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裡更選對宮様鞋兒夜睡間伴你

東畝名幽字西士

徐淵子有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研磚依

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竟何年徐除直院劉改之賀啟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以買山之錢買研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復有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蝨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醆却又詩成

樞相張公昪字杲卿陽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齊下及第仕亦晚達作樞相退歸陽翟生計不豐短氈輕縧

翛然自適乃結菴於嵩陽紫虚谷每晨起焚香讀華
嚴菴中無長物荻簾紙帳布被草履而已年八十餘
自撰滿江紅一首聞者莫不慕其曠達詞曰無利無
名無榮無辱無煩無惱夜燈前獨歌獨酌獨吟獨笑
况值群山初雪滿又明月交光好假饒百歲擬如何
從他老知富貴誰能保知功業何時了算簞瓢金玉
所爭多少一瞬光陰何足道但思行樂常不早待春
來攜酒殢東風眠芳草東坡滿庭芳詞曰蝸角虚名

蠅頭微利筭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儘放我些子踈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校短論長幸對清風朗月苔茵滿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此二詞使競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娛生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灑水浸碧天何處斷翠色冷光相射蓼岸荻花中隱

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門外酒旗低迓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危欄紅日無言西下公晚年鰥居有侍妾晏康奉公甚謹未嘗少違意公薨妾亦相繼以死

錢塘周美成邦彥踈儁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元豐初遊京師獻汴都賦神宗奇之累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名其居曰顧曲堂其所製意難忘云衣染鶯黃愛停歌駐

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簷露滴竹風涼判劇飲淋浪夜漸深籠燈就月子細端詳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顰知有恨貪耍不成粧些個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減容光其詞格大率類此

周美成晚歸錢塘夢中得瑞鷓仙詞一闋云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欄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

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飇動幕猶殘醉遶紅藥嘆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亂自桐廬入杭時美成方晏客倉皇出奔趨於西湖墳菴適際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逃而來乃與小飲於道旁旗亭聞鶯聲於木杪少焉從背抵巷尚有餘醺困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所云適月入城故居皆遭焚毀矣後得請提舉洞霄宮而終

老馮

張志和漁父詞曰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黄魯直取二詞合為浣溪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

澗浪子

政和中中貴人使越州得詞於古碑陰錄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游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褪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窣黃金縷鶯囀上林魚游春水幾回欄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粧淚洗鳳簫聲絕無孤鴈望斷清波沉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王逐客送鮑浩然遊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邉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東趕上春千萬留春住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見説在身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王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朝常奏天神降其家徽宗欲出幸左右奏以

恐有不測宜有以審其真偽既中使至其家無有也
因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韶之
子韶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竟以致其禍耳又有
浣溪沙兩詞一云扇影輕摇一線香斜紅匀過晚來
妝嬌多無事做凄凉借問誰家春易老幾時能穀夜
何長舊歡新恨總思量二云珠箔臨簷一向垂繡屏
遮枕四邊移春歸人靜日遲遲舊事只將雲入夢新
歡重借月為期晚來花動隔墻枝又玉樓春兩詞一

云秋歸思入江南遠簾幙低垂閒不捲玉珂聲斷曉屏空好夢驚回還起嬾風輕只覺香烟短陰重不知天色晚隔窗人語趁朝歸旋整宿粧勻睡眼二云繡屏曉夢鴛鴦被可惜夜來歡記取幾聲低語却曾聞一段新愁看怎覷幾紅流盡胭脂雨春被楊花勾引去多情只有舊時香衣上經年留得住

紹興戊辰信州鉛山驛壁有題玉樓春不著姓氏云東風楊柳闕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

別淚多如花上露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邊車馬去

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難畫處

金沙灘武子文虎少有俊才善賦嘗作四禽言詞云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携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惡雛開口強笑心懷憂家

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繃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斫殺鶉鶘鶉鶘帳房偏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妒這箇不是親丈夫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脫

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廣叔度脫却布袴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喚起醒三閭提葫蘆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嶷山前叫虞舜柰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閣云新月涓涓夜寒江靜山涵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窻瘦好箇霜天閒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

令席間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納檜相指為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者遷之於永

陸放翁在蜀日曾有所盻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顦顇蓬窻底飛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題詠有云金鞭珠彈憶佳遊萬里橋西巷畫樓夢倩曉風吹不斷書憑歸鴈寄無由鏡中顏髮今如此席上賔朋好在否篋有吳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

最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銷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是親仍以前詩檃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濵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踈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箋說與這回真箇閒人

蜀娼類能文葢薛濤遺風也放翁有客自蜀挾一

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容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曽閒又那得工夫呪你或謗翁嘗挾蜀尼以歸即此妓也

放翁少時嘗遊禹跡寺南之沈園為釵頭鳳一詞題壁間以寓意云紅酥手黄藤酒滿城春色宫墻栁東風

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猶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陸娶唐氏閎之女於其母夫人為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為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甞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

語趙遺致酒肴陸悵然久之為賦此詞其後尚有

律詩絶句數首

光堯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設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上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緑楊影裡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

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

未免儒酸因為改云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命解褐云

文及翁登第後期集游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

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

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

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

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

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

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蕋天下事可知矣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壻之婦同舍張任國以𣓅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獃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一人娶妻無元紅衣可漘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

絹

四明倪君輿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疎狂今已老筵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何煩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天堂玉帝看你去那裡押到

有賦長相思詞云晴也行雨也行雨也行時不似晴天晴終快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時不似名名成天下驚有心為名名亦利也可警矣

一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府學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滿將去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臺近付妓令歌之其詞云抱琵琶臨别語把酒淚如洗似恁春時倉卒去何意壯丹恰則開園荼蘼厮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無謂復道明年行呵如何戀得你一葉船兒休要更沉醉後悔子青時楊花飛絮側耳聽喜鵲哩守與此婦俱墮淚其夫不悟

雲間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

買過三斤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霎時飲霎霎時醉霎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迭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宫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園春者公主之園也唐人類用之

豐城南禪寺壁間有秋社點絳脣云燕子依依曉來總為誰歸去淡雲生處已覺賓鴻度淺笑深顰便㕵機

中素秉鸞女瑣窓瓊女曾有明年畧

蔡州瓜攺鋪有用篦刀刻青泥為浣溪紗詞云剪碎香羅浥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黄昏整整斜斜楊栁陌踈踈密密杏花村一番風月更消魂

儷語第三十五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惟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於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

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閑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殫厥心念終始典於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功上帝臨女無貳無虞三事就公不留不處閒俎豆末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

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柔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黛耜載耕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往祓於高禖兆則百斯男之慶咨膾炙人口

對偶之絶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平生能著幾緉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為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雨聲風約在一枝花影月移來揶揺臺榭東風軟花壓欄干春晝長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梨園弟子白髪新江州司馬青衫濕臨邛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簷下天燈樓板上地鋪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覺魏徵

更嫵媚三代夏商周四詩風雅頌二十四考中書令八千萬戸冠軍侯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槐花黄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

真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為知制誥坐事責守黄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

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之語上覽表驚其詞之悲
方欲内徙會黄州有二虎鬬而食其一占者以為咎
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勑下而禹
偁死矣年四十八遺表云豈知遊岱之魂遂協生桑
之夢
元之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以啓
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
漁翁之嘆白樂天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

翁故也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禄名非霸

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

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禄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之精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過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為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位自昔衣冠以為盛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西節度國

朝二百年未嘗有自潤還揚者况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葢其父亦並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歐陽叔弼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往跡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曩倍劇悲歡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亦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再臨東粤豈期暮齒乃踵前修矛邑世祠猶有蒸

嘗之奉石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謡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滕達道未遇時讀書僧舍盜其犬烹之僧聞於郡守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汝能作盜犬賦則釋之即口占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梵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兎之頭守大笑即置不問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

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殺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而就傳寫都下紙爲之貴其中警句云始以帝堯之明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

李易安賀人孿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寔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毋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乙耳

崇寧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章其申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鷩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嶷同學舍

嶷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嶷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

翟公巽宣和末蔡約之攸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巽再以瑣闥名力辭之未至䟽有旨落職宫祠繼而復還侍制公巽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喜愠人多稱之又謝賜衣金

帶鞶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
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藴謝賜歷日表云豈特千歲
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畆之田勿奪其時汪彦章賀
進築隆元二州及城塞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
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書全語而工者
汪彦章工於四六崇寧三年霍端友榜下及第瓊林苑
曼頌冰彦章作謝表有云既漱潤而吮清得除煩而
解穢順時致養俯同豳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衛

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孫
傳誦記御林金盤之香生死不忘故宮井玉壺之潔
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阨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
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亹亹萬幾
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
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
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不食

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
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傒兩宮之復
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甑龍友嘗遊僧舍具饌延欵僧有雌雞久畜請烹為供
僧曰公能作雞頌當不斬也甑援筆題云頭上無冠
不報四時之曉脚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
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
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須先去本根大衆

先取波羅蜜水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咄香水源源化為霧鑊湯滾滾成甘露引此甘露成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鷄死無憾矣即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李公甫謁真西山西山留之小飲指竹夫人為題曰蘄春縣君姓竹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厦之間多為凉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摩頂放踵無一節之瑕疵末聯云於戲

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益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踈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脩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卹之慶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褆履紹興間權外制其人行 陸伯麟側室生子友人陸象翁以啟戲賀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王

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迭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脈深鱮得油鹽醬醋之香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為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此表視前誥則受者多愧矣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又嘗有啓云三山已

到輙為風引而還九闕神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風
流文采縕藉如此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
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杜詩）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
佩鸞之舞（王勃）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邉多麗
人一觴一詠會稽山陰脩禊事又云良晨美景賞心
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羣賢畢至

寶祐甲申江東多虎有司行禬禳之典青詞末聯云雖

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益
古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
切
楊誠齋答周益公惠鳩兎橘酒小簡云錦羽在桑翩翩
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歎伯以俱來與木奴而
偕至恭惟某官文章羨酒儒學鳳麟遊梁王之兎園
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頌續騷酒箴
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觀此具見善於體物者

景炎末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或有可觀如云雖鳥獸之迹不無交於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嘗及諸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豈今歲不戰來年不征不知為何人筆也

宋稗類鈔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二十二

常熟潘永因編

辭命第三十六

太祖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録賛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遂以為定制議者以為得體

雷德驤判大理寺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

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對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凟恐後世譜牒不明有以奴主為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嘆重久之自後每德讓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德讓深於易酷嗜吟咏王元之出其門下同子有鄰有終俱為名臣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静民甚懐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是監御

尉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輙逡巡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測問輙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何容更進一言上怒頓霽

真宗朝每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偶一日垂綸久之而御餌不食時丁晉公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

顔上鈎遲上既激賞羣臣亦自嘆不及

南唐元宗釣魚不上優人李嘉明進詩云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魚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謂换骨更佳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衮雖曲盡於我心和傅説之羮實難調於衆口公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外篇咏甚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為人所傳誦

世傳王文穆欽若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章聖踐祚之初天下宿逋數百萬計時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䟽請盡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若可以惠民曷為先帝不行公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遺陛下使結天下人心於是上感然領之不數年遂大拜

有水先生者頗能前知禍福王子野待制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生曰試

觀之何物可以下飰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惟饑

可以下飰爾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

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甚

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異時當令傳飲期

一釂觴也玉梳金篦葢邦直侍姬人或問命名之意

邦直笑曰此俗所謂沙門置梳篦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録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

者復益所未備頗足為罇俎詼諧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樂每苦侍巾櫛輩得之維難或得一焉不閑色藝如何雖資至凡下必極加以美稱名浮于實類有可笑者豈故為是矜衒特賞平日妄想不足則夸爾

文潞公帥長安見石才叔蒼舒所藏褚河南聖教序墨蹟愛玩不已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臨本為真才叔不出一語辯答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何况賢輩於是皆散去

王荆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紫芝過故人家飲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黄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閲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時為館職頗右之既而功不成仲昌以贓敗劉侍讀原甫戲荆公曰要當如宗人燾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燾甫也但神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又公嘗自言性不慎言語與人無親疎輒輸瀉肝膽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盡乃已而世或記疏以為怨咎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

蘇長公自黄移汝道出金陵見介甫甚歡長公曰某欲

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長公辯前日事長公曰某所言天下事介甫色定長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乎介甫舉兩指示長公曰二事皆惠卿啓之某在外安敢言長公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上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豈得以常禮自處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言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葢介甫畏惠卿恐長公泄之也介

甫又語長公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乃可長公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蘇長公云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横交葢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青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舉以似劉貢父貢父曰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蘇長公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元祐中遼使劉霄入賀蘇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公馬小蹶劉即前詢云馬驚無苦否公應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詠武襄子也頗美丰姿神宗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咏為人樣子班行李質人材魁岸磊落甚偉嶽廟朝欲求一人相稱者為對竟無可儷當時同列目為察傻子京師俚語謂無對曰察傻

劉壯輿羲仲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謬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

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壯輿父劉恕字道原以史學自名壯輿世其家學

東坡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亦不是當行家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輙欲交割與公魏道輔泰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秖是且權攝耳

蔣頴叔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即佛印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頴叔在後將大喜

慈聖皇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

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沖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癧也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武穆答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

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每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上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編修

甄龍友字雲卿永嘉人滑稽辯捷為近世之冠樓

宣猷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甚公問其故甄曰以果裔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為罰長吏衆皆其猥率嘗游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宗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溫州狂生用之恐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舉之甄時為邑宰趨名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

龍友甄冏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為友由是不稱旨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宫置酒賦詩為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為三合一時用事可為切當其後楊誠齋為光宗宫僚時寧宗方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

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益祖益公語也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學士李劉功甫當制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意葢當時方有蜀警其用事可謂中的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晚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

命除淮漕

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二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巵上千萬歲壽肆大赦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為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為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

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氷綃霧縠之為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為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齞脣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蕘歌牧嘯之為樂令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不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為未及又何敢冐其官曰令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

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甯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數忤權貴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寸尺之田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金國與西夏議和翰林待制馮延登為使時李獻甫以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至以歲幣為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兄輸弟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

以為諱乃令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歳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髭鬚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皇見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鬚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髭鬚白竊傷年且暮盡忠於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効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人皆以王提於奏對

漢人賜柄牧都者惟王與張弘範及張興祖耳

元文敏公明善叅議中書日副蒙古大臣使交趾將還國主賚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國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主嘆服

許魯齋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修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徴劉公至以為賛善大夫未幾辭

去又召為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

則道不尊

尚論第三十七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淩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

前多至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入欲

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惟袖一書簾前獻

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為之語曰柳開千軸

不如張景一書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別贈白金百兩

張乖崖嘗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淵一擲詠不敢為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于浩蕩汪洋不如文公

六一居士曰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横絶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逺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

李文叔嘗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絶代之女方且郤鉛黛屏縞紵施帷帳徘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啓齒而笑也

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馬方且脫驤逆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薄版口倦呼吒毫舉縷詰自以為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為之趨走而境內晏如也韓愈之視范曄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蓽之下詩書傳記鏗鏗然

常欲鳴於𧪼頻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數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文叔易安之父

蕭注字巖夫臨川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上問今臣僚中孰貴曰文彦博又問其次曰韓琦上曰文彦博跛履韓琦嘶聲何為皆貴注曰兩人若不跛履嘶聲陛下將不得而臣又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往直行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

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行之秀逺之若可愛近之則㢘隅
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為二公無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慶歴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為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葢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極人爵見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黄魯直嘗

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定靜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盻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定靜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托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意也歐陽公謂其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嘗端坐畧無欹仄至於終日

蘇叔黨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話而以比胡趙則糞土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吳子經臨川人荆公之舅歐陽文忠公集所載五言古詩送吳生即子經也嘗著語録數卷其論孟子楊雄荀卿論性不同曰稚子夜啼拊背以哀之而不止取

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户下為鬼嘯出垣後為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云此等語絶似莊子王平甫閱韓退之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詩序言退之善與處士作牙

吕晦叔王介甫同為館職當時閣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令人物治喪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為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

或以為知忠義或以為不達時變議未决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强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

晁秘監美叔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廚而器皿有藪悉假貸於人收拾餖飣意欲强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何如貴公供帳不移水

陸之珍咄嗟而辦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遠聲利甚於穿骨不脫俗氣甚於痼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進道居家以無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踈為久要理到之言也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輙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

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人皆驗

徐師川俯曰東坡山谷瑩中三君皆余所畏然各有可笑東坡議論諫諍真能殺身成仁者夫死生旦暮爾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遷夫士之進退極欲分明豈可以舟吏為累瑩中大節昭著是能必行其志者當視爵禄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説命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金盤露甚於椒花雨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子矣

宋世嘗目莊周為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操莽

洪文敏邁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禄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呵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游若恐不暇燈收花暮

輙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胷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横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駡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强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

者非以避禍益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

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朱文公告陳同甫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甫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譏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

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卻莽裔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鄰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生死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度者況望其立大節彌大變撑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

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憖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羅大經云張耳陳餘變姓名為里監門餘不受里吏笞耳責而數之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潁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

宣和中有反語云寇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順

其美已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黨籍偽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釀之劉安世嘗云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户此元祐之士病也黄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此淳熙以後士病也陳同甫與朱子書畧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絶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

結壇盡絶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洸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

世言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吕濟叔不誇棋何公南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約大抵不足則誇也

劉須溪會孟題蘇李泣别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宫一

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耶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也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觀三公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為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宋稗類鈔卷二十二